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七

咸豐十年。庚申。正月。壬申。給俄羅嘶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據禮部送來照會一件。貴國使臣。堅執奕山將綏芬烏蘇哩河等處。已經允許。並大學士桂等行文照會為據。又云。無論准與不准。惟有堅守永不復還之語。所言殊非情理。兩國相交。和好二百餘年。奕山等辦理糊塗。並未聲明綏芬烏蘇哩河等處。係吉林所屬。乃擅行允許。是以

大皇帝將奕山等。分別革職枷號。以示懲儆。斷無奉

旨准行之後。反將奕山等革職枷號之理。今貴使臣總以奕山辦

理錯誤之事。喨喨置辯。殊非交好之道。至中國之事。皆須請
旨遵行。從無臣下更改之理。烏蘇哩河右岸。雖無人居住。然係中國地方。豈能擅行借給外國占住。儻有人到貴國侵占地方。貴大臣等豈肯允從。至來文內稱烏蘇河地方。已有貴國人數十處居住。即海口等處。亦有兵船停泊。蓋立房舍瞭臺戍守。亦已數年。尤堪詫異。查貴使臣於咸豐八年間。方與黑龍江將軍商議地界。而今稱於數年前。已蓋立房舍瞭臺戍守。足見此處並不與貴國毗連。其為侵占之實據。已屬無疑。況彼時並未言明。此時強欲定界。有是理乎。

至奕山與貴國大臣木哩斐岳幅在愛琿城互換和約之處。前一日奕山並未應許。因貴國木哩斐岳幅肆行逼迫。奕山於次日始行畫押。其具摺奏聞。已在畫押之後數日。且並未聲明有吉林地界。豈得謂此件條約。是奕山先經

奏聞。

大皇帝曾經允准之事。此節貴大臣木自必深知。至吉林民人呈

告後。

大皇帝將奕山革職。是奕山所許。並未准行。已連次知照。貴使臣豈得諉為不知。惟望貴國永敦和好。勿生嫌疑為要。至貴國差派官兵二人回國。欲中國按站預備馬匹。當俟本月

二十一日開印以後。方能辦理。為此咨覆。

乙亥。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照天津大沽沿海各口。經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水陸兼籌。因地設險。布置已極周詳。惟臣愚昧所及。有不得不過慮者。請為我皇上陳之。查大沽海口。其能通舟楫者。雖祇海門一道。而沿海一帶。地方寬闊。海汊紛歧。儻夷人附岸而登。同時告警。其勢有不能彼此兼顧者。似宜厚集兵力。分布要隘。聯絡聲勢。方足以資抵禦而免疎虞。昨據兩江督臣何桂清來咨鈔錄該夷新聞紙內。有七路可進之語。查上年五月。該夷敗退。於沿海各口。亦曾探量水勢深淺。各處繪圖。其心甚為

臣測如果再行北駛難保其不於各海口乘間抵隙豕突狼奔。儻果同時登岸。雖有馬步數十。而東衝西擊。動越數十里。即使士能奮勇。而馬力亦不能支。此非多為準備。所在嚴防。未足以挫其兇鋒。當茲

國帑支絀。協撥為難。臣雖至愚。豈不慮此。然事有不能先籌萬全而後舉行者。亦惟有備兵於先事。籌餉於臨時。以為豫圖禦敵之計。去冬僧格林沁請調官兵二千名。亦因撙節餉需。請飭臨時遣赴天津。此係為專防郡城之用。似難兼顧海口。茲臣與提臣樂善再四熟商。擬請添調內外大器健銳三營京兵二千名。如正兵未能多調。其閒散養育

兵內技藝嫻熟者。自不乏人。若調此項兵丁前來。既可以
節省錢糧。又勝於新募壯勇。最為簡便。此外再請添調得
力馬隊一千名。協同分守。抑或由山海關駐紮之吉林黑
龍江官兵二千內。抽撥一千名來沽。另行添調別處馬隊
五百名。赴關防堵。如此一轉移間。布置益臻嚴密。實於全
局有裨。至此次所請馬隊。應由何處調撥。可期迅速而能
得用。伏乞
垂詢僧格林沁。必能深知底蘊。斟酌盡善。
諭軍機大臣等。恆福奏海口地方防兵不敷。請添調官兵一摺。據
稱。沿海一帶。地方寬闊。海汊紛歧。若夷人附岸而登。同時告警。

其勢不能彼此兼顧。擬請添調京兵二千名。及得力馬隊千名等語。自為思患豫防起見。惟現在已於直隸山東等省。備調精兵萬餘名。恆福請調各兵。著俟僧格林沁到津後。再行商辦。其直隸應調兵四千名。著恆福於該省北路各營內。挑選精銳。勤加操練。以備調遣。本日已諭戶部。由庫撥銀二十萬兩。分批解往天津海口。支發軍餉。以收飽騰之效。該督務須飭令糧臺。撙節支放。毋得虛糜。其直隸各屬。應解旗租銀兩。為數甚鉅。仍著該督嚴催解部。以抵此次撥款。毋任宕延。

又

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曾諭慶昀。於察哈爾官兵內。挑選二千

名。派總管那瑪善管帶。仍着認真操練。聽候調遣。其備調膘壯馬一千匹。毋庸解赴天津。着即徑行解京。再於察哈爾牧群內。挑選膘壯馬一千匹。以備調撥。本日又諭令理藩院於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令其在察哈爾擇地駐紮。此項兵丁到時。並着慶昀勤加操演。以備調用。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當諭令常清。於熱河備調精兵五百名。派協領尚那布管帶。於本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現在計期已近。各該官兵將次起程赴防。着常清於此外。再行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齊軍裝器械。認真操練。並將派出管帶之員。先

期具奏。聽候調遣備用。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當諭令玻崇武於密雲備調精兵五百名。派協領恩成管帶。於本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現在計期已近。各該官兵將次起程赴防。著玻崇武於此外。再行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齊軍裝器械。認真操練。並將派出管帶之員。先期具奏。聽候調遣備用。

丁丑。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上年十二月間。准軍機大臣寄奉

上諭。勞崇光奏。探聞㖦夷欲圖報復。約於明年正二月間到津。並

聞欲分撥登州。請飭一體嚴防等因。欽此。臣當查山東海岸。迤長三千八百餘里。汛地遼闊。防不勝防。計惟勸諭士民團練鄉勇。仍酌調省標暨青州滿營所練撞礮官兵。在於瀕海適中之處。擇要駐紮。以為各路應援之師。惟道路分歧。相距遠近不一。究應何處安兵。即徑行海疆文武各官。酌量商議。一面飭屬趕辦團練。並將沿海實在形勢同籌防大概緣由。先行恭摺覆奏在案。茲准青州副都統暨登鎮咨覆。並據該道府等各就地方情形。先後擬議具稟前來。

臣復查山東沿海。除登州一郡外。其餘武定青州萊州沂州等四府。惟青州府城地處各府之中。相距海岸均在二

百里上下該府一有重兵即可處處兼顧從前滿洲駐防之設其意蓋亦為此此次籌辦海防應令該滿綠各營即將原有官兵在於青州本汛隨時認真訓練遇有警報由該副都統及該營將官親身統帶何處緊急即往何處救援其餘地處濱海之文登寧福膠州即墨萊州安東壽樂武定沂州各營亦令調集所部兵丁同大沽口去年新設防兵一體勤加訓練相機會合堵剿其登標水師前後兩營及文登營水師官兵為數均屬無多分防海面於事無濟應令全數暫行撤歸陸路以厚兵力至於登州府城濱臨大海較之別處情形喫重且為東路總要之處不可不

嚴密堵截查登標水陸正餘官兵除征調出師外實在存營僅及十名且應分防外汛不能全數調郡以之防守郡垣兵力實形單弱查省標撫轍官兵無幾臣現在挑選精壯兵丁五六百名逐日親督操練準頭已屬可觀擬即於本月初十日後將此項官兵挑選四百名派委臣標中軍參將忠順現署壽樂營都司守備邢長麟是日帶領前往同登標原有官兵統交登州鎮臣曾連升統帶以一半守城以一半守險仍飭各屬多派兵役晝夜瞭探巡視一見夷船蹤跡亦即飛報準備如該府所屬以及萊州情形緊急亦即酌量分撥策應毋致疏失臣現又嚴飭各屬趕緊

勸諭紳民。無論大小村莊。一律舉行團練。其瀕海頂衝如石島俚島烟臺龍口等處。如能團練固守固佳。否則即令遷進內地。免致擾及。其團練之法。惟當按戶出丁。公舉公正紳耆。作為團長團總。無論貧富。均以一人一器為定。器械不必拘定刀槍。即農器亦可用以殺人。但須一莊團成一氣。互相保衛。而附近村莊。亦彼此互相救援。此即古之農兵。無征調之煩。無軍餉之費。士民有益無損。當無不踴躍樂從。儻團練一律辦成。則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官兵為團練之先聲。團練助兵力之不逮。官民一體。衆志成城。夷人果若北來。不必與之海口交鋒。即可誘之深入。聚而殲

殄。除先務行遵照。並會督在事文武。講求陸路制勝之法。隨時相機調遣外。如果事機較緊。臣當親往督辦。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遵籌海疆布置情形一摺。據稱。山東海岸。迤長三千八百餘里。武定等府。均屬濱海。惟青州地處各府之中。擬令該滿綠各營。勤加訓練。何處有警。即由該副都統及該營將官。帶往何處救援。其餘文登等營官兵。同大沽口新設防兵。一體會籌堵禦。登標及文登營。水師為數無多。暫行撤歸陸路。仍由省派兵四百名。前往登州。交該鎮曾逢年統帶。併原有官兵。以一半守城。以一半守險。並勤加瞭探。如該府所屬及萊州有警。亦即分撥策應。仍飭諭紳民。辦理團練。互相保衛等語。

所籌尚屬周密。著即照所擬認真辦理。其各營官兵。應如何勤加訓練。以期得力。即著文煜嚴飭該將弁等。實力講求。毋得視為具文。以致臨時貽誤。至所稱烟臺等處瀕海居民。有不能辦團者。即令遷進內地。自係為烟戶稀少處設法。既難於團練。不若令其遷進內地。以免侵擾失業。是為至要。

戊寅。直隸總督恆福奏。再上年十一月間。奴才與僧格林沁會議。擬請於本年正月。會同前往山海關一帶查看。如何設防。酌覈辦理。經僧格林沁奏奉

諭旨。俟明年正月。仍著該大臣會同恆福前往查看。毋令稍涉疏懈等因。欽此。現在海河內外。冰凌凍結。自應即趁此時。前往該

應會同籌議防務。昨接僧格林沁來函。定於本月十七日出京。前赴山海關。奴才現擬於本月十三日。先期自大沽起程。由沿海一帶行走。抵關後。會同僧格林沁。周歷查看。應如何設法籌防。方昭嚴密。容俟履勘後會合酌議。據實具

奏請

旨遵行。奴才起程後。此間一切防務。當諄囑提臣樂善會同西凌阿加意巡察。嚴密防範。其海河內應添防具。現經提臣樂善遵照僧格林沁所議。趕緊添備。逐一布置。未敢稍事鬆緩。

硃批。知道了。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節。屢次行文。嘵瀆不已。當經覆以綏芬烏蘇哩等地界。奕山等妄行允許。後。該處民人。以中國地方。不應被夷人占踞。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將奕山革職。吉拉明阿枷號。並未奉旨允准。儻該國前往占踞。該處民人出來爭論。反傷和好等語。藉以措詞。以冀消其覬覦之心。如該酋伊格那提業幅。將此覆文。知照木哩斐岳幅。恐其向該將軍詢問。吉林民人。有無同遞公呈。不願該夷在綏芬烏蘇哩住居之事。著景淳。特普欽。遵照前說。加以開導。以堅其信。勿致語涉兩岐。是為至要。俄夷上年秋至今來文。並軍機處覆文。一併鈔寄閱看。

癸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先後密稟。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續到英夷兵船一隻。二十八日又到一隻。共載夷兵二百餘名。連前到九隻。共計十一隻。並無動靜。該國副水師兵頭賀布於十二月十三日赴粵後。嘈嚕嘶本有即日亦去之說。後因染患目疾。先遣繙譯嘁咹嗎代往。於十二月三十日。駕坐送信輪船出口。並據探明前報該夷停泊中華及左近屬國洋面大小火輪船四十九隻內。已到上海十一隻外。其餘三十八隻。俱已駛抵香港及廣東福建浙江洋面。該夷又

在香港招漢奸一千名隨往天津以便挑運行李糧食現已招得五百人又咈夷有兵船十九隻現在安南尚有五隻已到廣東咈夷副公使梅爾登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前赴甯波灘行曾至蘇松太道署告辭據稱往返不過旬餘如有應議之事俟該夷返棹再商該夷與喊咾嗎先後駛離上海究竟是否實係前往甯波廣東是否如期返棹若合若離行蹤詭秘無從探確嘈嘈嘶屢有攔阻漕船放洋之議擬以兵船阻我出口上海華夷各商紛紛傳說眾口僉同其時頭批米船雖已將次放洋而情勢洶洶能否平安出口尚未可必臣一得此信即會同撫臣徐有壬飛飭

吳煦等。密囑華商。向夷商妥為開導。告以爾等離家數萬里。將本求利。設中華漕米稍有阻滯。必致先從上海閉關絕好。爾等運來之貨。即無從銷售。內地之貨。亦不准轉運來口。我們兩國商人。皆無買賣可做。必致絕爾我生理。華商以此轉告夷商。該夷商咸以為然。密告華商云。噗嚕嘶之未經撤回。不過全其體面。實已無甚大權。必待該夷兵頭嘆嘶以到後。始定如何辦法。現在上海兵船不多。伊等情願力阻噗嚕嘶。不可造次。噗嚕嘶前既辦理不善。此番或可不再執拗等語。噗嚕嘶始猶以阻運為策之至善者。迨經華夷各商。往返辯論。喻以利害。噗嚕嘶知眾怒難犯。

不敢堅執阻漕之議。頭批海運漕米。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得以陸續放洋。並無阻滯。現在上海所僱沙衛等船。約計足敷江浙兩省漕運之用。惟祝天氣暢晴。並無風雨阻滯。則趕緊兌運。月內可以藏事。一經全數放洋。沙衛等船喫水不深。沿邊淺水內洋。為夾船所不能到。沙衛等船隨處皆可駛避。縱不能因時抵津驗收。亦不過耽延時日。盤剝蒸變。糜費折耗而已。尚不致束手無策。即使不能全數放洋。而頭批已去。民心即定。此實仰賴

皇上鴻福。非臣始願所能計及也。江甯藩司薛煥。馳回蘇省。已於

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印任事。駐紮常州。隨時商

辦一切。並密諮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直隸總督臣恆福。查照。一面會同江蘇撫臣

徐有壬。督飭薛煥。吳煦等。查探確情。如有動靜。或有可乘

之機。即飭薛煥。以他事為由。星夜馳往上海。察看情形。酌

量辦理。

硃批。覽奏均悉。

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正月初十日奉

上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等因。欽此。奴才伏查前項馬匹。原令各

該總管限於開印以前報齊。昨復專劄飭催。擬派各該羣

值年主事。屆期出口。詳加挑選。於正月二十三四兩日。分
起進口。以備送往在案。茲奉
諭旨。每屆解赴天津。著即徑行解京。自應欽遵。即於原定日期。派
員解京交納。其另選臕壯馬一千匹備調之處。亦已嚴切
劄交。至於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計其
奉文轉傳該盟長所屬各處。挑備齊全。程途非近。來回報
到。尚需時日。容芬悉心籌畫。另行奏明請
旨遵辦。
硃批。知道了。
戊子。署察哈爾都統慶昀奏。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正月初十日奉

上諭。上年因津防兵勇單薄等因。欽此。奴才當經恭錄察哈爾備調

官兵一節。傳知那瑪善等。加意操練。聽候調遣。並將送京

馬匹。限日進口。西林郭勒官兵一項。另行籌畫。一切奏蒙

聖鑒在案。連日詳覈此項官兵。自應先以紮營地方。駝馬得近水

草。官兵便於覓食為要。經費繼之。察驗操練照料之員又

繼之。查察哈爾兩翼齊集之處。距口雖近。而現經走兵已

久。其日用柴薪等項。早已由近及遠。勢難多立營盤。慮滋

爭執。口分一項。現辦齊集。從減盤費。勸捐已形不逮。不惟

兩項體例或殊。且慮同時並捐。難期應手。一經不濟。關繫

匪輕。察驗操練照料之人。口內雖有協領三員。官階較大。而其內通曉蒙古言語文字者。只有舒都爾古一員。兼司辦事。勢難常川差去。茲查西林郭勒部落在察哈爾正藍旗東北。直達鑲黃旗游牧。其所屬之阿巴噶扎薩克旗。即與正藍旗。及多倫諾爾廳連界。正藍旗總管珠克都爾帕木。久歷戎行。現雖腰腳有疾。不克出師。而其在旗辦事。循聲頗著。若使前項官兵。駐營該旗水草處所。令其照料一切。查看操練。可期得法。該處既與多倫諾爾廳相近。其官兵口糧。即可在該廳集市購買。其應需經費。請由該廳稅務等款撥發。統歸直隸報銷。惟其地勢偏東。距張家口尚

有八站。若須離口相近。則令其在鑲黃旗南界以內。不傍民地之處。尋覓水草。亦可安營。其官兵口糧。即可來口購買。其應需經費。請由張家口稅務監督衙門撥發。由該衙門報銷。仍派珠克都爾帕木帶領隨員前往照料操練。計程離口兩站。以上二處。均於人馬食用。及撥發口分較近。應如何辦理。使於調取之處。伏候

聖裁。並請

飭下戶部。查明定例。各盟奉調官員日支口分若干。是否分別品級。兵丁日支口分若干。餘兵是否一體支領。先期通行。以免遲誤錯外。至於派往照料之官員等。應支盤費。若駐藍

旗。該總管等缺毋庸出署。即可免發。若駐黃旗。擬即比照現辦齊集日支口分數目。仍由現辦捐輸項下給發。以示區別而免牽混。該官兵所帶器械。能否俱屬利用。到時查明。與操練應需之鉛丸火藥等項。屆期再行奏明辦理。至該盟應交馬一千匹。報到之時。嚴實查收。另孳牧放聽調。

諭軍機大臣等。據慶昀奏。籌擬西林郭勒備調官兵紮營地方擬派查驗操練之員。並請撥應需口分等項。請旨遵辦一摺。前諭令西林郭勒。挑備馬隊兵一千名。馬一千匹。在察哈爾擇地駐紮。西林郭勒所屬之阿巴噶扎薩克旗。既與正藍旗及多倫諾爾廳相近。此項官兵。着即在正藍旗地方駐紮。並可就近由多

倫諾爾廳購買口糧。即派正藍旗總管珠克都爾帕木。安為照料。認真操練。查驗軍裝器械。務令一律整齊。遇有調遣。即行迅速馳往。毋誤事機。其應需經費。著即由多倫諾爾廳稅務項下酌量撥給。統歸直隸報銷。所有西林郭勒備調官兵。應需口分。已飭戶部查明定例。應如何支給之處。咨明慶昀。以憑支放可也。

密雲副都統琅崇武奏。稱奴才於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諭令琅崇武。於密雲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調等因。欽此。奴才當將遵奉前

旨揀選精壯官十二員。兵五百名。辦事官一員。貼寫兵六名。並添
派官二員。及應用軍裝器械等項。業已一律配齊。仍飭協
領恩成。務於鸞輿以前馳抵天津。聽候調遣之處。曾經恭
摺奏
聞在案。茲屆鸞輿期近。奴才謹遵前
旨。飭令協領恩成。管帶官兵。於正月二十六日作為一起。前赴天
津海口防所。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己丑。著察哈爾都統慶昀奏。再本年正月十九日。奴才接准
庫倫辦事大臣咨稱。現准俄囉斯國畢爾那托爾文稱。今

有該夷使臣哲依法羅特一員。兵二名。因與在京之俄囉斯伊格那提業幅。遞送密要公文。於正月十一日。行抵庫倫。十二日由庫倫出派蒙古協理台吉多爾濟扎普一員。伴送起程。按照章程。由賽爾烏蘇接替送口等因。咨行前來。奴才當經飛飭張家口管站部員。並照會前途地方官。遵辦去後。即於是日據報。該俄囉斯官一員。兵一名。亦已進口。詢係尚有跟隨該夷行李之夷兵一名。未能同到。當由張家口管站部員。出派該管蒙古參領達米林扎普等。於二十日。護送起程進京。在後跟隨行李之夷兵一名。俟其到時。再行照案辦理。

硃批。知道了。

庚寅。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夷人。占踞將軍等衙署。設立暎咈總局。不准地方官抽收釐金。城內奸細極多。官之動靜。夷能周知。夷之情形。官難測探。勞崇光大有孤立之患。請飭巡撫耆齡速即赴任。擇要駐紮外郡。以相控制等語。前因夷情詭譎。曾經諭令耆齡於行抵粵境後。即派妥員入城。見勞崇光密商。或以勦匪為名。帶印出省。儻勞崇光未能抽身。即留該撫在外調度。以免該夷挾制。本日據耆齡奏病體痊愈。業由江西起程。不日即可抵粵。此時暎咈兩夷。志在報復。廣東夷人。於該督撫等自必

嚴為防範。儻徑行入城。必致為所挾制。著耆齡於到粵後。酌度地勢。駐紮外郡。與勞崇光互為接應。至英咈離合情形。及訓兵數目。雖經勞崇光探報。仍恐限於見聞。且因現處城內。或恐文報為夷人所見。有難於盡言之處。即著耆齡詳細查探。隨時密奏。原奏片著鈔給閱看。

伊犂將軍扎拉芬泰。參贊大臣法福禮奏。現據派管夷圈之記名副都統用伊犂協領哈布齊賢等稟稱。曾與俄酋匡蘇勒官。因公晤談。及本年夏間。英夷船隻在大沽海口被礮轟擊。沈壞多隻。並殲斃英兵多名。該匡蘇勒官備悉其事。並據聲稱。大沽一役。不但英夷敗衄。其中並有咈

㘓哂兵船。受傷者亦復不少。近接其本國文報。探知暎咭

唎現約咈㘓哂。調兵修船。預備明年二三月間。連兵入犯。

仍赴天津。以圖報復。為今之計。貴國除防範外。莫若先發

制人。派兵徑攻印度地方。最為上策。緣印度為暎屬膏腴

之壤。要害之區。雖有暎兵駐守。然該處之人。疾暎如仇。久

思背叛。實屬有釁可乘。貴國雲南西藏等處。均有間道可

通印度。如能由兩處進兵。一面遴派能人。暗往印度。約為

內應。自當望風披靡。萬一攻取其地。足為貴國致富之源。

即或不然。亦可藉此聲勢。使彼畏首畏尾。牽其內顧。或可

從此息兵等語。由該協領等。據情面稟。可否彙奏前來。芽

等伏查唊夷兵船。此番挫敗。實釁由自取。以彼桀驁成性。將復逞其跳梁。亦屬意中之事。所有該匡蘇勒官聲稱唊咈二夷調兵修船。約期入寇等語。雖聞風傳說。未必竟屬無稽。而未雨綢繆。自應預防有備。事關夷釁邊情。究難懸揣其確耗。而冒言入耳。臣等未敢壅於

上聞。為此恭摺據實密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

硃批。目下津沽有備。實不慮其報復。果能悔過求和。天朝向以信義為主。斷不以黷武佳兵為勝。亦不以開闢要荒為務也。此等語意。可作為該協佐之意。隨便向該夷官傳述。以杜該夷輕視

中國之念○

扎拉芬泰等人奏○竊奴才接閱邸鈔○籍悉本年夏間○暎夷船隻○闖入大沽海口○經僧格林沁稟承

廟算○布置得宜○該夷大受懲創○洵足彰

天討而快人心○邊徼傳聞○咸深額慶○茲據派管夷圍委員等稟稱曾與俄夷匡蘇勒官固公接見○談及大沽一役○彼亦懾我兵威○並據聲稱○探聞暎咭唎現與佛囒哂○調兵修船○復謀內犯○請由雲南西藏等處○間道進兵○徑攻印度等情○現經奴才另摺奏陳

聖鑒在案○而奴才於此復以其說反復熟籌○審取

本朝掌故及夷務之散見他書與夫翼乎海疆月報即其確有可憑者。參稽而互證之。似於各夷情狀有畧悉其端倪者。查俄夷匡蘇勒官久駐京城。熟悉華夷情事。所稱暎夷將圖報復。其事必非無因。即出師印度。以攻其所必救。亦未始非制敵之方。至暎夷稅斂之暴征。印度人心之思亂。所言均屬不誣。是該匡蘇勒官之代為我謀者。未嘗非是。而其言外之意。積慮所存。則取巧實甚。然事機之發。端自彼開。而操縱之宜。柄自我握。似不妨將計就計。以我用夷。而即以夷攻夷。蓋彼方欲以漁人自居。坐享其利。即乘其機以利動之。而使彼為鷸蚌。我俟其相持也。乃得以逸待

勞。而徐收外攘內安之效。請臚舉其說。為我

皇上敬陳之。竊謂中國之馭外夷也。其術有二。或投其所欲以為餌。或抵其所忌以為鉗。其要則在洞識夷情。善藏其用而已。就目前論之。俄夷與我久睦。且我之所以待彼者。優款有加。諒可無虞他變。暎夷與我積釁。必我之所以制彼者。窾要悉中。乃能徐歸就撫。他如咪唎堅使臣業已遵赴北塘。互換和約。至咈囒哂於我本無深嫌。而與暎夷則有夙恨。近因兩廣督臣措置乖方。故暎夷得而乘之。嗾為黨與。是其連兵入寇。未必出於本懷。其大較也。然亦知天津海口。辦理善後事宜。守備已極周密。蠢茲小醜。何虞跳梁。第

念吳粵浙閩航天萬里。洋面處處可通。則夷船處處可到。
夷船處處可到。則海口處處須防。設令海警飈忽。出沒無
常。未免防不勝防。疲於奔命。至今而籌制夷之策。當不僅
如昔人所云。寇從海上來。亦從海上禦之而已。考印度地
方。其處有五。均屬古天竺國。地稱膏腴。為西洋最。近年始
為暎夷所併。每歲關稅所入。以千萬計。暎夷恃此日益富
強。而俄夷亦因之垂涎不置。當道光中。俄夷嘗以兵爭韃
韃里之地。始取巴社。繼取機注。又繼取木哈臘。以圖進攻
印度。暎夷力拒。血戰連年。後雖講解罷兵。而外合中離。窺
伺如故。並使人陰習印度語言法律。又暗購木哈臘人。令為

其探刺。蓋其心未嘗忘印度云。此俄囉斯之往事。與其隱衷。似可歆動之以為我用者也。又後藏西南有廓爾喀者。自臣服以來。極形恭順。國鄰印度。勢實逼處。先是乾隆年間。我師進征其地。英夷曾遣所屬兵船。偪其邊境。迨道光二十年。英夷犯順。廓爾喀遣使赴藏。自願率兵往攻印度。彼時駐藏大臣不省所謂。顧以外夷相攻。向不過問卻之。坐失機宜。論者深惜。蓋英屬印度。與廓爾喀接壤。且搆兵世讐。故我征廓。則英夷乘之。我攻英。則廓夷亦願助之。此又廓爾喀之情形。與其夙志。似可獎諭之以為我用者也。其他近鄰俄囉斯之西洋各國。若咪唎堅等。近鄰廓爾喀

之西南諸夷若越南緬甸等國現與我睦而夙與嘆讐皆可長駕遠馭因勢而利導之在當事者之善為驅策耳所謂投所欲以為餌者此也再查滇省藏地均有間道徑通印度相距尚不甚遙若非時值多艱本不難徑提一旅之師聲罪致討以扼其吭而擣其虛即不有其地而以歸俄夷亦足以彰撻伐惟是揆諸時勢力有未逮不得已而思其次莫如慫恿俄夷率偏師以攻印度之東南嘉獎廓夷出奇兵以擣印度之西北彼嘆夷者讐釁四結兵端一開聞風響應者更不知凡幾當此外侮夾攻內難竊發虜縱崛強其能支四面敵哉在中國不發一兵不費一餉但乘

其時。閉互市以窘之。杜接濟禁茶黃以困之。無論其自救不遑。斷難逞惡氣於他境。勢必叩關求款。永遵約束。至是始與訂盟。然後和議可成。而夷患可息。所謂扼所忌以為鉗者此也。顧或者謂。

天朝無借助外夷之理。才竊以為不然。彼史冊所垂。遠在異代者。姑勿具論。謹考

國初近事。嘗調荷蘭之夾板船。以平臺灣矣。又嘗徵西洋南懷仁。造火藥以勦叛藩矣。繳外洋以靖內寇。載在冊府。具有明徵。正有合於王者守在四夷之義。今俄夷之覬覦久存。廓夷之釁隙夙結。請迎其機而順導之。奬其志而振興

之。尤非求助者所可同年而語。況咦夷罪惡貫盈。為中外所切齒。以彼桀驁成性。顯撫之則鴟喙彌張。隱蹙之則狐疑生畏。溯查道光年間。粵東初申海禁。絕其通商。適值俄囉斯學生赴京換班。已自該國比革爾起程矣。彼時互市諸夷。有傳言俄國使臣。將約中國兵由緬甸西藏進攻印度者。咦夷聞而懼甚。事詳澳門探報。其情已可概知。今俄夷與我倍睦於前。且有公使駐京。形蹤所招。尤易淆彼視聽。即使俄夷猶豫。不即出兵。然聲勢一張。虛實互用。亦足牽其顧慮。而阻其猖狂。事固有可以先聲奪者。則外駐於所疑。而中怯於所畏故也。抑奴才更有請者。東南一帶。賊亂

未熄。朕鰓鰓過慮。尤恐內賊外夷。互相援結。聲息暗通。或至表裏為奸。為患滋甚。此等鬼蜮伎倆。隱於無形。尤屬難於覺察。欲杜其漸。豈惟暎夷。凡有番船可通。均係奸藪所集。則海口者實為內外交通之鍵。而漢奸者又內外勾串之囮也。現聞賊蹤多近海岸。何以嚴杜其鍵。官司有櫝伏之鉤。何以痛絕其囮。宵小無潛通之綫。此則外攘之本。先籌內安。責在地方大吏。各矢血誠。毋涉紛煩。毋分畛域。以期潛消反側。弭患未萌。

硃批。所奏實為詳悉。汝之注意。正為該夷所愚。前摺已批示矣。此摺未盡情形。寄諭汝知。另有旨。

扎拉芬泰等人奏。再奴才等先後接准明誼來咨。知本年應交俄夷茶觔。已由晉省委員。分起解到塔爾巴哈台。該夷酋始則多方挑剔。繼經理諭。隨將茶一千五百箱。照額收訖。出具收領夷字備案。其格外寬備茶五十箱。本年並未動用。該大臣擬即發給商人。將來或照式呈繳茶觔。或照上年茶價折交銀兩。統俟臨時是否需用。聽示遵行等因。咨會前來。奴才等查該大臣暫將寬備茶箱。發商出售。係因茶質嬌嫩。易致霉變。不得不通融辦理。即與該酋少予留難。亦為夷性貪求。藉圖撙節起見。奴才等竊意此項茶觔。俟來歲續付茶一千五百箱。通計應交茶額。業已全數交清。

所有原議賠補一案即可完結永斷葛藤至下屆解交夷
茶如或稍有水溼以及木箱繩索數斤分兩少有參差長
途轉運誠難保其必無奴才等仰體
聖主懷柔遠人寬為預備之至意俟下屆交付夷茶如該夷酋仍
有藉端爭論之處擬囑該大臣臨時察看情形即在餘存
茶箱額內酌量撥補若單只圖小利不妨稍示大方緣臣
案彌縫已將結局似此爭計錙銖其細已甚不值與之瑣
瑣較量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扎拉芬泰奏探悉夷情請乘機扼要以資
牽制一摺覽奏均悉據俄酋匡蘇勒與伊犁協領哈布齊賢等

談及。以噗夷欲赴津報復。莫若派兵徑攻印度地方。或可牽其內顧。而從此息兵。該將軍探悉夷情。臚陳大略。亦以為機有可乘。因請慫恿俄夷。率偏師以攻印度之東南。嘉獎廓夷。出奇兵以擾印度之西北。並請密諭理藩院派員曉諭俄使。一面檄調廓夷各等語。所奏係為夷務大局起見。言之實為詳悉。惟該將軍在外已久。於現在所辦夷務情形。尚未能深悉。如所稱俄夷與我倍睦於前。不如現在俄夷駐京公使伊格那提業幅屢次行文。欲於吉林所屬地方。強分界址一節。嘵嘵置辯。其心實屬叵測。並非因有人駐京。較前更為和睦。況俄噗咈三國本屬通同一氣。籌攻印度之舉。不但無此兵力。即能取勝。而其地仍為

俄國所有。中國不能享其利。且中國若發此言。恐俄夷先送信於㗭夷。以為構釁。是我所注意者。正為該夷所愚也。廓爾喀國小而貧。人本臣服於㗭夷。今欲借其力以攻印度。彼必不敢得罪於㗭夷。徒開其要挾誅求之釁。亦屬無益而有損。著扎拉芬泰密諭該協領等。不必與匡蘇勒官再提此事。儻該匡蘇勒官自行提起。可囑該協領告以天朝撫馭外國。向以信義為重。斷不時用機謀。致開兵釁。至現在天津有備。實不慮其報復。毋使該夷有輕視中國之心。此旨密寄該將軍閱看。不得令該處人等知之。以防洩漏。是為至要。另片奏懇交俄夷茶觔寬備之五十箱。如下屆交付時。夷人藉端爭論。請飭酌量撥補等語。前據

明諭奏。已將此項茶箱。發給商人售賣。明年如需用茶。該商人

肯照數備辦。如茶已敷用。情願按箱交銀。業已准其所請。著毋

庸另議。

吉林將軍景淳。著船廠副都統祿權奏。奴才等於本年正月

初二日。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照。具奏山海關防堵之吉林黑龍江馬隊

官兵。裁汰疲乏。更換精壯。以期得力。吉林應換委營總委

參領各一員。兵丁一百二十名。務於本年驚蟄以前。管帶

到防。再令疲病官兵撤回等因前來。奴才等查吉林通省。額

兵一萬一百零五名。自軍興以來。連官兵西丹奉調十餘

次。共計一萬七百餘名。存營之兵。不敷差遣。所剩餘丁。又復無多。現值俄夷侵擾。邊陲守禦。在在需人。而各項差徭。倍形竭蹶。第思防海防邊。同關緊要。且此次撤換無幾。尚可勉強選拔。儻或再遇更調。實無可挑撥。奴才等現由吉林烏拉。揀派技藝嫻熟。年力精壯。一百二十名。每兵二名。合帶跟役一名。遴委曾歷戎行之佐領那斯洪阿委為營總。驍騎校永廉委為參領。配齊軍火器械鞍轡。作為一起。定於正月二十二日。由省起程。前赴山海關防所聽遣。應需整裝銀兩。仍照前辦成案。酌借本身俸餉棲濟。該官兵等。均無馬匹。俟到防後。由統兵大臣酌量撥給。其前途公館

飯食。已咨備辦。並嚴飭該官兵等。星馳行走。不准遲誤。

硃批。知道了。

辛卯。熱河都統常清奏。奴才於正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正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等因。欽此。查前次奉調官兵五百名。現

定於正月二十六。二十九。二月初二等日。分作三起起程。

由協領尚那布統帶。前赴天津防所。計於驚蟄以前。均可

到齊。茲又欽奉

諭旨。飭令再行挑選官兵五百名。聽候調遣。奴才遵即傳集八旗官

員兵丁。親赴教場。逐加遴選。擇其年力強壯者。挑備精兵

五百名。並於各官內。選得協領兼前鋒翼長瑞興。擬為營
總統帶。佐領前鋒章京常禧等二員。擬為副營總。防禦常
善驍騎校穆濟勒恩等十員。作為帶領章京。共派官十三
員。當經諄飭該協領等。將挑備兵丁。配齊軍裝器械。勤加
操練。務使一律嫻熟。一經奉調。即可迅速啟程。不致遲誤。

硃批。知道了。

壬辰。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
芬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俄夷乘隙燒燬卡房一摺。該夷蓄心侵占。已非
一日。特普欽擬派官兵。常川駐守。尚恐難資抵禦。黑龍江之鄂

倫春赫哲費雅哈等部落其人最為勇悍務當收羅為我所用。不可使受夷人籠絡等因。欽此。等伏查鄂倫春一項人等。向分五路。有庫瑪爾畢喇爾並墨淩阿鄂倫春雅法罕鄂倫春等項名目。統歸布特哈總管管理。其人散居黑龍江右岸一帶山野。以捕獵為生。插木為屋。帳以牲畜皮張。游行露處。並無一定駐址。每年秋後。攜帶口糧。前往黑龍江左岸外興安嶺以內。捕打進貢貂皮。至次年春間。仍回黑龍江右岸捕牲為業。此項牲丁。槍技精純。步履趫捷。本屬勇悍。第體性生野。罔知禮義。果藉其力。良可為用。設有句結。亦甚堪虞。且按時前往江左捕獵。與俄夷界址切近。誠如

聖諭務當收羅為我所用。不可使受夷人籠絡。方為妥善。㚢特普欽於到任之初。曾經劄行布特哈總管等。派員清查。防其句結。設法收羅去後。嗣據詳報。分路派差清查。並無句結情事。惟現值捕打貢皮之際。若遽撤歸江右。不惟進貢貂皮。恐有缺欠。且常團聚。必須月給口糧。方與伊等生計無礙。否則一時呼應不齊等情。稟覆前來。㚢等詳覈此項牲丁。九年冬季。業經外出捕獵。轉瞬春融。即應交差。未便拘回。致虧正課。復經密派熟諳語言之副管通格。佐領西勒博善等。前往逐加曉諭。復查。正在辦理防範之際。恭奉

諭旨。㚢等遵即再行遴派妥員。會同該總管等。悉心籌辦。擬於本

年春季交差之後。即將此項牲丁等。收羅團聚。分布要隘。可期緩急應用。然既須其力。必預籌其資。勢不能不少增繁費。至應如何籌擬津貼。酌給口糧。俾其安業。不至任意外出。而免夷人籠絡。臣等再當詳議章程。奏明辦理。再查此項牲丁。歲有增減。每年進貢貂皮。覈其丁數。約共五六百張不等。仍分別等第。由京發領賞價。本年秋後。如果俄夷安靜。自應一切循舊辦理。若仍須團聚。其下年應補進貢貂皮。除布特哈索倫達呼爾八旗官兵牲丁。照例補進外。此項鄂倫春牲丁。應進貢皮五百餘張。合無仰懇

天恩。暫免交納。俟夷務稍靖。再行照例補進。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夷恃強。燒燬烏蘇里牡丹卡房。恐其復來肆擾。諭令特普欽收羅鄂倫春赫哲費雅哈等部落之人。使為我用。以資抵禦。兹據特普欽等奏。查明鄂倫春一項人等。向分五路。有庫瑪爾畢喇爾並墨淩阿鄂倫春等項名目。統歸布特哈總管管理。其人散居黑龍江右岸一帶山野。以捕獵為生。每年秋後。往黑龍江左岸外興安嶺以內。捕打進貢貂皮。至次年春間。仍回黑龍江右岸。捕牲為業。特普欽等先擬設法收羅。迭加防範。因此項牲丁。已於九年冬季。外出捕獵。春融即應交差。未便拘回開諭。此次接奉寄諭。派委員會同前派往之副管通格等籌辦。擬於本年春季交差之後。即將此項牲丁。收羅團

聚。分布要隘。可期緩急應用各等語。所籌俱屬周妥。著即照所議辦理。其應如何酌給口糧。俾其安業。不至任意游行。以受夷人籠絡之處。並著妥議章程。奏明辦理。至鄂倫春牲丁每年進貢貂皮五百張。本年秋後。如果夷情緊急。仍須團聚。所有應捕進貢貂皮。著即免其交納。俟夷務稍平。再行照例捕進。

特普欽等人奏。奕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特普欽等奏俄夷復行拆毀卡房各摺件覽奏均悉等因欽此。伏查該夷倚衆恃強。復行拆毀卡房。奕等未能計出萬全。皆飭該處守卡弁兵。阻其妄為。仰蒙

聖訓俯賜於全。諒其一時難與爭執。奴才等跪讀之下。不勝感激愧
悚之至。且左岸屯地。既被其占踞。誠如
聖訓。恐得步進步。以次侵及右岸。豈可任夷蹤闌入。查前據黑龍
江城署副都統協領愛紳泰詳報。遵劄籌議團練章程。將
江左所有旗屯。挑選精壯閑散西丹一千三百七十七名。
擇其心地明白者。每十家約立戶長一名。共揀放戶長八
十九名。俾之守望相助。以防該夷有搶取糧食等事。奴才等
業經奏明在案。嗣據詳報。現將江右各屯亦挑選閑散西
丹一千七百七十一名。揀放戶長一百五十四名。一體團
練。並恐散居各戶。有推諉不齊之處。復於江之左右。酌量

遠近。分為四段。添放百戶總長四名。以一統攝而便呼應。並於城中住戶。挑選閑散西丹二百九十三名。暨勸令街市鋪戶商民一百八十四名。各置刀矛鳥槍。一同設備。又設總管官房十所。各派官一員。總司經理。教習管束。連備調之養育兵二百八十五名。統計城鄉團練人數。三千七百餘名。遇有緩急。足資聯絡。曾經密為試演。聚集一次。尚屬踴躍整齊。隨令各歸各處。常川團練。以壯聲威而期應用各等情。續報前來。現在將屆春融。如該夷果在吉林地界受飭。回至黑龍江有滋擾情事。即當欽遵

諭旨。嚴行拒守。斷難任其兇狡。儻其安靜回歸。亦不可自我開釁。

密飭各屬遵辦去訖。至前據探報木酋有欲往呼倫貝爾
附近之莫阿達河等處操兵之語。等等當經一面奏
聞。一面分飭各屬。詳查確探。嗣據呼倫貝爾總管等呈報。附近地
方。並無莫阿達河名目。該夷詭詐多端。語言無定。未必非
故為恐嚇之詞。冀圖搖惑。然亦不能不嚴加防範。現復嚴
飭分探。如果該酋實有確在彼之信。自應欽遵
諭旨。設法攔阻。仍令屯戶居民作為不依。併力抗拒。以杜其窺伺
之謀。斷不敢稍涉疏忽。
硃批。知道了。
甲午。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僧格林

沁跪聆

訓示後於十七日出京二十二日與增慶同抵山海關等恆福已於二十日抵關等當即帶同增慶格綳額成保關內關外及沿海一帶周歷履勘臨榆縣城周圍八里餘東西二面各有羅城一道城之東西為通衢大路北面距山六里南面距海十里縣城及東羅城多已坍塌間有完整之處惟西羅城全行坍塌並無完整處所東羅城南北與邊牆相連北邊牆至山計長六里南邊牆至海計長十里邊牆為關內關外界限現已坍塌數十段行人俱可往來附近

邊牆。向有南北翼城、二座。南翼城內。係左翼四旗駐防官兵營房。北城建於山坡之上。距縣城僅止里許。而地勢高於縣城數丈。為臨海第一險要之地。若被敵人占踞。城上斷難抵禦。惟周圍牆垣。均已倒塌。若照舊修整。非但無此鉅款。且亦趕辦不及。地處山坡。一尺以下。即有堅石。又不能環繞挑挖濠塹。砦等現在熟思妥計。於無可布置之中。詳籌布置之法。總須扼守險要。不使敵人占踞。其縣城及東西羅城。守禦之法。惟有挑挖護城環濠。並於西面人烟較多之處。亦須挑濠築壘。以資守禦。已於二十六日開工。惟此處地勢較他處不同。高低不等。遍地皆係石子活沙。

挑究誠為不易。且此處民人。向不習於工作。須往他處招募。工程較大。並須置備器具。恐所費不貲。奴才等公同商酌。勸令紳民。捐資襄辦。能否有效。難以豫定。現已飭派通永道德椿。永平府知府博多宏武。傳集紳商。設法勸諭。至山海關一帶。共計馬步官兵六千餘名。惟兵分勢單。轉難得力。所有沿海小口岸駐紮之馬隊。應即撤回。擬於關外威遠城左邊。駐紮馬隊一千四百名。分作三營。關內文勝菴迤北。駐紮馬隊一千四百名。分作三營。南翼城內。駐紮宣化步隊一千名。本處滿營綠營官兵。約計千餘名。續調之宣化通永官兵一千名。分守縣城。及東西羅城。仍恐兵數

較單現有練勇八百名臨時協同守城以壯聲威如此分撥布置防守似稍嚴密一俟冰泮各起馬隊於沿海各口岸及附近海邊多設哨探以期互相聯絡聲氣相通至天津護城壕濠據運司崇厚稟報已於二十六日開工奴才恆福拜摺後即赴天津督催趕緊挑挖奴才僧格林沁暫駐山海關俟布置一切辦有就緒再行前往大沽海口所有奴才等查看山海關地勢酌擬布置情形謹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圖留覽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竊本年山西解到貼補夫

茶。經等委員會同解員等責令茶商交付。該茶商當將領出官運茶一千五百箱。逐次交付清楚。因該夷酋以此次木箱繩索較重。希圖補給觔稱。未肯即出收足字樣。等當諭委員必須責成茶商再與較量。但要正茶無虧。催令該夷出具收據。委員等復飭茶商前往夷營。將茶色觔稱及上年交付折算各情與之細論。往返數次。據商人稟稱。敘對此次所交之茶。不但無虧。且有羸餘。該夷覈算。任意欺詐。又藉詞此事我不擅專。須稟明我國上司錫畢爾衙門。如准照你們數秤。方敢應允。商人等云。現已算明無虧。無論有無羸餘。你儘可出具收據。以便我處稟明具奏。該夷

官旋遂欣然出具收清茶箱字據。呈遞前來。等隨飭委員仍須將交過確實觔稱。令茶商隨後與之算清。以免葛藤。若夷人再有返悔。惟該商等是問。斷不准復領備茶。各商情願具結存案。當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先將正茶無虧。取具夷官收結各情。恭摺奏祈

聖鑒。嗣復屢飭茶商。到園覈算。於十二月初五日。該夷酋約同委員并茶商等面商。言前議茶觔。已接我們上司回信。准照你們所覈觔稱折算。遂將逐次交過茶箱觔稱。一一覈對。查照原付之一千五百箱。按上年議定夷稱觔數。共應付給該夷連皮茶一十六萬六千五百零七觔半。除去包皮

箱索四萬六千五百零七觔半。實應交付淨茶一十二萬觔。按照箱數。應付給一千四百三十一箱。已敷應給該夷一千五百箱之數。緣原來木箱輕重不能畫一。議定將包皮觔兩。從輕覈算。則淨茶觔兩加增。致得盈餘茶六十九箱。內除開驗受溼茶二箱不計外。實盈餘茶六十七箱。該夷情願找還。經委員同茶商呈請交還前來。劄復查無異。且並無抑勒情事。除飭糧廳音登阿暫收官所小心存放外。竊伏思現存本年備茶五十箱。又加此項餘茶共一百一十餘箱。明年山西解辦正備茶箱。若只運一千四百五十箱。搭上本年現存之茶。已敷與原奏

諭旨。每年解運正備茶數有贏。似可酌量減運。稍節採運之費。前

芬於算明後。已於十二月初十日。先將復算節省茶數備

文分咨綏遠城將軍成凱。山西巡撫英桂。查照。合無請

旨。飭知綏遠城將軍。山西巡撫。於明年備辦之茶。減數購運一千

四百五十箱。如期解到。以願約期而完尾案。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貼補夷茶。數有贏餘。將本年應運茶觔減

數運解一摺。上年貼補俄夷茶觔。前據明誼奏稱。有備茶五十

箱。未經動用。本日復據明誼奏稱。所有應交俄夷茶斤。計共付

給一千四百三十一箱。除去包皮箱索外。已符十二萬觔之數。

餘茶六十九箱。除受溼之二箱不計外。實餘茶六十七箱。併未

用之備茶五十箱。共餘茶一百十七箱。本年備辦茶觔。請飭購
運一千四百五十箱。以完尾素等語。此項貼補茶觔。既經明諭
節省餘存一百餘箱。所有本年應解正備茶箱。即著成勲。英桂
飭屬共購茶一千四百五十箱。如期解往。共成色觔兩。務須按
照上年所購各箱備辦。不得以上次算有贏餘。稍涉草率偷減。
轉致不敷應用。

給俄囉斯咨覆。

辦理軍機處為咨覆俄國使臣伊。查照事。本月二十八日。
接貴使臣咨文。以疊次行文本處。並未據情代奏。並稱春
融以後。有兵船前來北塘。懇為送信等語。懇將貴使臣所

總各條分別咨覆如來文內所稱陸路通商一節查通商處所以天津和約為憑除恰克圖伊犁塔爾巴哈台已與貴國通商外餘如庫倫張家口等處不但天津和約內所無即乾隆嘉慶年間均未准行不應議及此條於上年六月十四日曾由本處咨覆貴國使臣在何以貴使臣尚未知悉再如烏蘇哩河至海口中間處所應分清地界屢次行文並未代奏一節查烏蘇哩河地屬吉林為貴國所不到前因奕山誤許貴國船隻往來是以將奕山等從嚴懲處此事乃屢經知照矣至查看黑龍江之交界事宜應由該將軍斟酌辦理本處不能知其情勢礙難懸定曾於上

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三等日。歷次行文貴國使臣查照。何竟置若不聞。殊不可解。再如兵船前來。總為送信一節。查天津和約第二條內載。俄國使臣或由恰克圖。或由北塘來京。沿途照料。此係指遇有要事使臣奉命來往而言。原不過數人。亦不過暫住中國。以和好為心。是以允准。早經

欽差大臣肅。瑞。與貴國使臣丕。議定。總須海口無事。方可前來。貴使臣亦應知悉。今值海口設防。尚恐有他國船隻冒用貴國旗號。前來窺探。豈能不加防備。況和約內。並未載有貴國之兵船前來。及送信接濟之條。礙難允行。惟有據理行

事。不能謂自我起釁。總以和好為要。須至咨者。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七